

也飽而夢與飢而夢取欲則使之也或夢揚或夢溺則疾病
得以蠱吾之神也或夢蛇或夢飛則物類得以感吾之神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則夢想之顛倒有如此者飲酒者憂歌
舞者哭則憂喜之更生有如此者夫以一身之微百年之生
晝夜居半一不能守其純氣則與時盈虛陰陽萬物晝夜爲
吾之寇形勞而不休神耗而不已終身役役與物俱化矣可
不悟哉嘗究夢覺之理夜旦之常爾夢之所見雖曰神遇實
爲形役形之役我非形能役我則自役由我役形形反役我
我受其役反不能制方其爲夢不知是夢因覺知夢俄而復
夢猶以爲覺夜旦遷流而不停終身夢覺而不悟雖水火取
道藏輯要

冲虛至德真經

壽

女集一
八十一

與等相初無有實而憂懼喜樂之態真有於心然而覺能知
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真於夢覺之所爲止存於思慮之中夢
之先知乃見於思慮之外則夢實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爲
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聞見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爾其差殊
之變乃至於此又况生死爲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
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
不足道矣

穆王下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
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

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解曰晝之想夜之夢夢也魂交覺也形開晝夜迭運物化往來猶如空華隨起隨滅故信覺者不可以語道信夢者不可以爲寢雖然神形所遇雖合於物究其所生成其自造故夫想夢之顛倒與夫想夢之自爲非有佗也亦在夫神之凝不凝而已所謂真人者不離於精而其神凝者也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拒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不逐於物化之往來而於夢覺都無所信者也故能其覺自忘而其寢不夢也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

女集二

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上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解曰西極之南隅坤兌之方也萬物由坤之致役而趨悅息

之兌故其國以夢之所爲者爲實謂之古莽之國則其道廣
莫自古以固存也是亦西南之類也東極之北隅良震之方
也萬物由良之徑路而達乎震之大塗方將趨於相見之離
故俗常覺而不眠謂之阜落之國則以物生阜而爲聚落也
是亦東北之類也中央之國陰陽審度故一晝一夜一寒一
暑以覺爲實以夢爲妄凡皆不能逃陰陽之變耳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
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
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
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美

女集二
×三

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則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
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
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
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
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
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聞

解曰晝夜各分形神迭用晝勞於神者其形則佚故夜則神
佚而形勞晝勞其形者其神則佚故夜則神勞而形佚此陰
陽消長物極則反之道也尹氏與其僕所以有苦佚之復而
不得兼於覺夢也昧者不察夫盈虛之理信覺爲實以夢爲

妄知趨於晝之利害而不暇知夢之苦佚殊不悟使夢而無知則可矣夢而有知則哀樂欲惡不殊於覺又妄可以爲妄哉尹氏知以是爲疾而訪其友是或神者先受之也至於能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則其理誠可信矣如俾其誠之不已於已思慮損之又損則至神可凝想夢自消奚止其疾少間而已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

女集一
八十八

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巨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邱今亡黃帝孔邱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解曰人之常情信覺爲實以其形之所接也謂夢爲妄以其魂之所交也今焉覺之所爲而忘之不幾於夢乎夢之所遇

而有實不幾於覺乎蓋覺之所爲每出於有心故易以忘神之所遇或出於無心故夢則靈要其夢覺初無二致冥之則俱真辯之則俱妄如認夢爲實方其夢時奚不知其爲夢以覺爲實則旣已覺矣奚爲復有夫夢斯人之生適居中央之國故其於夢覺別之如此如以夢覺之理語諸古莽阜落之民則其是非特未可定也鄭之薪者其初以實爲夢終則以夢爲實取鹿者用其言而以爲夢取其鹿而爭其鹿夢覺雜揉真僞交馳是非相壅此所以必有訟也士師聽其訟而折之者也將以取鹿者爲是則鹿本薪者之有謂薪者爲是則尋而得之蓋出於夢是非樊然莫知其辯據鹿而二分之安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夫

女集二

可以爲聽訟之善乎此鄭君聞之所以歎而訪之國相也然而覺夢之理平分晝夜信覺不語信夢不達唯黃帝孔子能辯其然耳非黃帝孔子則是非安可以據而折之哉然則士師之二分其鹿雖爲之不得已要其至則二分之者其於覺夢都無所信而無所不信者也雖未至於想夢自消可謂能任之矣且恂士師之言不亦可乎士師法之所在也凡有形有名而以法爲分者是非紛然莫適爲可皆爲之於且然而已不得已而可乎可不亦可乎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

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解曰理涉於情僞則卦兆可占爲見於利害則祈請可禱疾得於嗜欲則藥石可攻迷忘之疾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又何占相祈禱藥石之所能已乎露之而求衣未能忘寒暑也饑之而求食未能忘形體也幽之而求明未能忘好惡也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

女集二
X L X

由是知華子之忘特以疾而有所蔽爾非真能忘世態者故儒生欣然知其疾之可已也如真忘者雖造化亦未如之何矣豈儒生淺術之所能已哉儒以詩禮發塚最爲害道之大原者其所以使斯民離實學僞亦有以密移而罔覺之使人由之而不知也故自以謂其方密傳世必屏左右而獨與居也與之居七日則混沌死而視聽食息均於人矣故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

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願謂顏回記之

解曰真之難遇而偽之易以亂人也久矣所樂在於真則萬物不足以易其好雖妻子之愛爲可割矣所物不足以擬其尊雖儒生之道不足守矣故華子既悟則黜妻罰子操艾逐儒生也華子知忘之爲可樂則宜於世累能忘之而弗念矣猶恐外物之亂其心而不復得須臾之忘又况於初不知忘之爲可樂而日趨於是非之塗若華氏方且以華子之忘爲闔室之毒儒生方且欣其疾之可已則其心之淆亂何如耶所謂宋陽里華子者陽則以生育長養爲事華則得陽而蕃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全

女集二
X上X

鮮是皆趨於擾擾之塗者也中年病忘則落其華而反本焉及其既悟則復趨於膠擾之塗矣反常者兌之悅澤生出者震之決躁故華子既悟迺大怒也子貢居言語之科方且以賢於方人見斥於孔子若顏子則能忘仁義忘禮樂屢進而至於坐忘矣故孔子願謂顏回記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

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

解曰歌哭白黑香臭甘苦至於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紛紛之名同一妙本初無二致由彼妄情有於愛惡物物分辯種種假名尋名求實執著不易莫有覺者卽其一端而論之以白爲白是從眾也以白爲黑是從我也從我則眾疑從眾則我惑彼我異言白黑殊名名言雖殊體性不動是以名言之異眾寡相傾寡不敵眾以迷導迷淪胥以溺而不反矣安可遽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全 女集二

以眾人之同疾爲是一人之獨覺者爲非耶楊氏以爲我之道傾天下方且與儒墨相爲是非白黑故爲逢氏病之而俾之訪於魯之多術者逢氏則逢物而偶之者也故少而慧長而以迷罔爲疾

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而歸也

解曰天下本無正是大道不涉言詮但聖人垂世立教者不免於云云耳又恐學者以眾人之言爲非而以聖人之言爲是遂認而不捨守而不忘諺所謂黃金雖貴入眼成醫故老子曰吾之此言未必非迷况魯之君子立仁義忠信之教垂

詩書禮樂之交迷中之最迷者又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過歸蓋使之返照求之於內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解曰傳教者有真偽受道者有先後先入者為主後入者爲客今之學者先遇一師傳以偽法遂認而守之謂其無以復加矣數年之後忽遇真師傳以真理反執而不信至於終身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全

女集二

不悟良可悲哉故禦寇設此燕人過晉之喻斯人也生於燕而長於楚既老而歸過於晉國同行者誑之曰此燕之城也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也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墳墓也乃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而大笑曰此晉國也向吾給若其人大慙及至燕國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遂消沉而不能更發矣蓋境之感人初見則動情也深再見則視猶平常且父母之邦本以樂生也今愈近而愈蹙終至於涕泣而止爾何生之樂哉又其所謂燕者初非燕國實晉城爾彼以偽給真此以真信妄自給之者以觀真足資其獻笑爾由是知人之

所謂內外親疎喜怒哀樂未有不猶燕人之給也從而親疎
憂樂之亦未有不見笑於造物者猶燕之人也如亦悟其不
真則亦必思其當悲憂之時何至而能爾也然而親疎不在
物而在我真偽不在境而在心心真則雖偽亦真心惑則雖
真亦偽向俾晉人終不自言其給則燕人之情終亦不易矣
及知其爲給雖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矣何則人之心
未始不真一誘於人偽欲復於真不可得矣是以燕之人真
情一散漫不可復其後彼雖以誠而來我亦審其無妄矣欲
強之悲終亦弗能矣可不慎哉嘗原老列之教大抵期鎮斯
民以無名之樸使之不蕩於偽而已不以治斯民於既澆漓
之後爲教也故道經終言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靜天下將
自正而穆王之篇終之以此也

穆王解

由皇而下至於王功雖曰道之屢降要帝王之應世咸本於道
皆聖人之所爲也特其因時適變居帝者之世不得不爲帝功
至王者之時不得不爲王業爾治至於王功而未矣雖賢人可
久之德亦庶幾及之矣故禹湯文武同爲王功啟之賢亦足以
承禹之道成王之中才亦能持守文武之業也至於穆王道不
足以傳化人之妙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周道自是而衰矣於帝
言其盛於王言其衰始終之理也且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

密庸或由幻化直若一夢爾故此篇劇言覺夢之理有若古莽之國以夢中所爲爲實者有若阜落之民常覺而不眠者役思慮於晝則昔昔夢爲人僕勞形體於晝則昔昔夢爲人君至於爭鹿之訟則覺夢又不可得而辯矣聖人應世之跡如斯而已誠能審覺夢之道則知病迷者非本迷病忘者非本忘是非美惡同之於道道化德業同於一致其塵垢糝糠足以陶鑄堯舜而有餘而况於王功乎嘗原天下之治始於三皇方是時也以道在宥天下民結繩而用之卧則居居起則于于可謂至治矣然既已出道而爲治矣則時運而往必降而爲帝者之德帝者之治若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已盛矣然德已顯矣必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卷

女集二

至於湯武之王人皆知王者之功見於夏禹之時殊不知其開端乃自於三皇之前而其末存乎千歲之後也故譬道之每降猶水之離源其流無已去本日遠必不可復反矣莊子謂有虞氏爲招仁義以撓天下謂聖人爲不忍一世之傷而警萬世之患蓋謂此也雖然有聖人者能以道御時不隨世降雖成周之王可使民之攸壑不殊於至德之世此則子列子之垂訓有望於萬世旦暮之遇也